

JingMei Sanwen Zhencang

精美散文珍藏 独爱·春天(一)

主编：王清子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经典

I267
1478
:1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经典

精美散文珍藏

独爱·春天(一)

王清子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春风如雨

悠悠小巷情	邵惠君 2
父亲的情人	王建平 3
心碎黄泥塘	王涌津 14
爱她的人与她爱的人	小钧 22
醉人的清晨	赵清鬼 24
草	张艳姝 25
泥巴缘	邵惠君 27
远去的日子	于富强 29
美德不可丢	邵湘君 31
星	张艳姝 32
大柳河情思	宁鸿升 33
春风如雨	郭辉 36
春天感怀	于沛月 38
古榆	宁鸿升 47
浅笑依然	郭辉 49
峡谷里的树	程伯承 50
今夜,我是你的新娘	叶梦 53

清晨的洗涤	谭湘 56
长街短吻	叶明山 60
微笑接力	魏东宁 62

天 池 清 韵

你不配和我谈公平	刘祥 66
下线的爱情	党莉萍 70
春天属于我	李华芹 72
百利子	蒋宁 75
夏日的草莓	夏海涛 79
我和我的美男丈夫	红红 82
嫁给你,是要你疼的	佚名 86
心存感谢	邵湘君 89
蓝	张艳姝 91
思考的界限	方戈 92
旗手	费名 94
雪写江山	张赫摇 100
老梨树	程远 102
天池清韵	张世娟 104
嘲笑父亲	姜玉胜 107
给妈妈的爱有多少	周春英 109
生日	刘铮华 113
窗外风景	张世娟 115

梦里女孩

春	张艳姝 118
女人最大的遗憾	王馥莉 119
一份执著	邵惠君 121
漫游闾山	浩然 123
草原之旅	浩灵 126
雨	张艳姝 130
是的,我很丑陋	于富强 132
荷	缪冲 134
温情	笳声 136
听春	唐守智 138
水上的夜空	尹航 139
我之淡泊	朴尚春 141
茴香豆	邵惠君 145
寻觅	王馥莉 147
幸福女人的幸福	红雨 150
梦里女孩	王馥莉 152
细微的感情	王馥莉 155
有家的日子,真好	红雨 158
人与盼望	王剑冰 161

丁香花飘香的日子

树的记忆	瘦谷 164
------------	--------

位置	其次	168
生命不止一次	王业群	170
路口	刘洁崇	174
永远	大卫	176
寻找快乐	王馥莉	178
蓝色的赛里木湖	寒星星	180
蓝田玉	芊芊	182
学会接纳	王馥莉	185
美好的女人	红袖	188
丁香花飘香的日子	韦星	191
蓝颜知己	红袖飘飘	194
一个老人的爱情	思思	197
不妨做个小女人	卢青	200
隐私	顾春军	202
告别青蛙	李钢	204
枣缘	涌津	207
童年的黄房子	寒潭	209
遗物	魏晓明	211
伞殇	熊天勇	215

窗前一盆五色梅

漫话说谎	李哉	218
雾中的叙述	文乾义	220
锦江春色来天地	肖木	222

走出梦的峡谷	魏丹	224
看破风景	全宪章	227
那片蒿草林	李红	230
明月照耀抚仙湖	孔华	232
仙山琼阁话吊兰	于沛月	234
晨思	文乾义	236
亲和自然	姜也	238
喜欢	牛喜珍	240
回归自然	郭辉	241
渴望	王馥莉	243
酒歌	于沛月	246
江北的星星	文乾义	248
逝去的足印	林锋	250
小镇上的故事	许刚	253
窗前一盆五色梅	王秀霞	255
多棱镜	张艳姝	257

春天的烦恼

春到梨树沟	温淑珍	260
露宿	孙冬梅	263
小草	田野	265
心灵在吟唱	邵惠君	267
蛙鼓声声里	朴尚春	269
心意	董明珍	272

婆婆丁	徐文 276
青春插曲	于沛月 279
面包·牛奶的故事	于宝梅 282
苦苦菜	徐文 285
特殊的生日礼物	邵菁竹 289
依靠自己	王馥莉 291
古树、铁索和人	胡希学 293
大森林的儿子	朴尚春 295
大森林的眼睛	温淑珍 297
如水的友情	依沙凝 300
朋友	张艳姝 302
无题	杜治辉 304
春天的烦恼	郭红霞 305
惜春小札	李国文 308
窗外	张艳姝 312

春风如雨



噢，春天啊！一年生的花木，
急不可待地开放脆嫩的花朵；
在人的一生中，春天只能有一
次。

悠悠小巷情

独自走在小巷中，漫漫细雨，
卷起我无尽的思绪。

邵惠君

独自走在小巷中，漫漫细雨，卷起我无尽的思绪。

这窄窄的小巷，深藏着我的许多年少的梦。几个小不点儿踏着青石板，走一步数一块，曲折延伸至头。稍大点，青石板上又跳跃着几个小花脸，追逐，嬉戏。最好玩的还是捉迷藏，弯弯的小巷恰有许多可躲藏的地方，你这边找，那边人已归巢，好一阵着急，凭着熟悉，居然也抓到一个，那乍起的惊叫声，伴随着许多无邪的脆笑声，还有拍手声，跺脚声，在小巷上空回荡。

再大点，已不满足家门前的巷，窜到别的小巷中去。“呼吱呼吱”地乱穿，如同一群小耗子，碰摔了这家的花盆，踩踏了那家的围墙。于是，那巷的小孩不干了，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直至打架，正打得昏天暗地时，大人跑来揪着耳朵便走，少不了一顿“活”，然后带着一脸的委屈悄悄躲进屋里。

明天的此时，又带着脏兮兮的脸来了……。

进入中学，不再顽皮。每每携三二同学并肩走向小巷，一路的话题，一路的趣事，一路的友谊。随之而来的搬家，功课的繁忙，高考失败的痛苦，工作的艰难……使我无暇再顾小巷。

父亲的情人

晚间，居然停电。母亲就取出珍藏了多年的红蜡烛点上。就我们母子两人，对影而坐。跃动的火苗里，我蓦然又看见了许多年前母亲每天凌晨为我掌烛送我去上学的情形。我起身走过去，抱住了母亲。

王建平

如果我告诉你我的父亲有情人，你肯定说我有毛病。不过，我并不想糟蹋我父亲的名声。

我的父亲已经不在，说他的故事没什么关系。关于父亲的死，其实与我有直接的关系。原因是我在某一个温暖的冬日下午，当阳光透过玻璃照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在梦中见到了我父亲和他的情人。

这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在熟悉我和我父亲的环境里，人们都清楚，他的情人曾经拼命追求过我。这样，我和我父亲就在两个不同的时空里成了情敌。这对于我和父亲都是致命的。

我第一次听说父亲有情人，是在我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的时候。我从千里之外的海边回到家里，正是江南水乡四处炊烟袅袅的时候，可等我和母亲弟弟妹妹们吃好晚餐，收拾停当，等村上的大爷大叔大姑大婶都来看过我之后，父亲还没有回家。

肯定是在那个妖精那里。母亲说这话时语调其实很平稳，甚至含着一丝沧桑。但我还是感觉出有些异样，我使用异样的眼神

看弟弟妹妹们，弟弟妹妹们逃也似地回自己的房间去。

谁？我问母亲。

母亲不再说话。我便开始思索，谁是妖精，居然把我中年的父亲迷住了，两个人做了情人。

其实，在我们江南水乡，一个男人在家庭之外有了女人并不叫情人，而是叫野老婆。因为叙述起来不雅，我还是决定用刚刚学会说的这个在城市里很流行的词，叫情人。其实叫相好的可能更恰当一些。但恰当不一定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我只好媚俗一次。

我一直想不出答案。我开始怀疑母亲说的是不是真的。母亲已经四十五岁了，正处在女性更年期，这个妖精是不是她焦灼中臆想的形象？

父亲在我回家探亲的第一个晚上，居然没有回家来。

第二天，父亲顶着晨霜敲开家门，见到我并不惊讶。回来啦？父亲很平静地说了一句，然后伸手在我头上摸了摸。嗯，长高了。

爸，你昨晚……我变得有些小心翼翼。

在村部组值班呀！

那咋不回家吃晚饭？

乡里综合治理办公室毛主任来村里检查工作，村里在村部小食堂办了一桌。

我这才想起，父亲原来是我们村的村长。农业生产、计划生育、当兵服役、三产经营，他都要管，忙得很。但不知怎的，我总怀疑父亲说的情况不是真的，我甚至想立即给我的一位老同学打电话去问问情况。我的这位同学的父亲就是乡综合治理办公室的毛主任。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经常去他办公室里偷打电话，那种“168XXXXX”开头的信息台。我们主要听“青少年与性”之类的信息。然后，我们把它写成条子在班上乱传，结果，被班主任抓住，

要处罚我们，说我们传“黄”，我们就领他去办公室，在班主任的电话上拨“168”，班主任听了也目瞪口呆。后来，学校总务主任埋怨：我们班主任的电话费不知怎么突然多了起来。总务主任的女儿也是我们同学，当她告诉我们她父亲的埋怨时，我们相互哈哈大笑。

这个电话我终于没打。我觉得作为儿子在背后里了解父亲的情况终归有点忤逆的感觉。但我仍不能相信我的父亲。尽管他是我们这个几百个人小村的村官，但却没能在我的心里建立起应有的威严。我想我是不是受了母亲的影响？

现在想来，不知什么原因，让人突然决定提前返回部队去。母亲弟弟妹妹拉着我的手就红了眼。

早点回去也好！小子，好好干！争取别回百家村来。父亲像是挺关心我的这么对我说，表示了他对我的决定的赞同。

父亲没有送我。我和母亲俩人在村外的简易公路上等汽车的时候，母亲很不在意地告诉了我那个妖精就是鸣凤。

鸣凤？我怎么会相信。

鸣凤是我高中的同学。和矛盾的小说《家》里的那个丫环同名。高中毕业前一阵，她拼命地喜欢我，但那时我还小，根本不懂女孩子，不过是长得高大点而已。16岁看上去已有了男子汉的气息。后来，知道我要去参军，鸣凤老是找我，要为我唱歌：

月亮走，我也走
我送阿哥到村口……

我听不懂，因为我比鸣凤小。因为鸣凤唱的歌比不上她的人美。

过两天，我就去部队上了。我没有跟鸣凤打招呼。

鸣凤不是嫁给了小黑吗？我问母亲时没有看她。远处是一辆

正飞驰而来的汽车，它的后面是一溜不散的滚滚的黄尘。

车子停下来，我就匆匆上去了，来不及再听母亲的细说。母亲也不会跟我写信，因为她不识字。

我透过汽车涂满污垢的后窗玻璃看见母亲被湮没在黄尘里。

我转身坐下的瞬间，我的眼窝里就有了泪。但我忍住了没哭！

我不明白，父亲怎么会和鸣凤搞在了一起。我想，这其中肯定有些误会。因为鸣凤是我的同学，曾经喜欢过我。尽管后来她嫁给了我们百家村最不起眼的小黑，但并不影响她对我的喜欢。因为她结婚的那天，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地址当然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

鸣凤在信上说让我赶快回来救救她！在她走进这个婚姻之前，她就知道了这实际上是一座坟墓。

我是在3个月后读到鸣风的来信的。我和我所在的军舰赴南太平洋执行了3个月的任务。我不知道，要是我们军舰靠泊在母港，我一收到信，是否会马上赶回来。也许会，也许不会。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后来，我便一直没有了鸣凤的音讯。就是这次探亲也没有看见鸣凤。听说她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回娘家去了。

真没有想到，她就是母亲说的那个妖精。我记起来了，难怪母亲说时，弟弟妹妹看我的眼神那么怪异。

回到部队，工作忙起来，我就不再理会父亲和他的情人了。就是在这年的秋天，我作为海军的“两用人才”先进个人，被破格直接从士兵提升为干部。我把消息告诉父亲，他很快就回了信，说不负众望，合家高兴。但有一个人哭了，就是鸣凤。

父亲居然在信上提及鸣凤。信上说，鸣凤知道我的情况后，狠狠地哭了一场。然后就唱歌：

阿哥去当边防军，

千里相送难分手……

说实话,接到父亲的信,我没有多少感动,我反而开始想象鸣凤是在什么状态下对父亲说这番话的。在路上?在父亲的村部的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还是在一间只有他们两人支着一张床的小屋里?我知道我这样想很残忍,不像人子,但我抑制不住我想象的翅膀,我甚至听到鸣凤的哭声和歌声是从那快乐的呻吟中转化来的。

此后,大约有一年时间,我没有和家里保持任何方式的联系。这一年里,我忙工作忙学习也忙着谈恋爱。对象就是我们部队俱乐部的一位图书管理员。我提干后,就调到机关当了文化干事,管俱乐部。这位管理员和我是老乡,是我们县副县长的千金。在她之前,还有几位诸如干事、护士之类的女军官在追我。但我却把自己交给了这位女士兵。因为她经常利用她父亲的影响影响我。答应我只要回家乡就一定给我安排一个好位置。把我说得心花怒放,以至于我在一种完全失控的状态下,与管理员老乡在她那狭小的行军床上就匆忙完成了从男女青年到男人女人的转折,而且居然忘了采取任何的措施。当女管理员有一天告诉我,要为我把儿子生下来时,我还是心中掠过一片阴影。好在,女管理员过一余月就要退伍了。她让我在她退伍的时候随她回乡,准备结婚。

部队宣布退伍名单的那天傍晚,我到干部科计生办去开结婚介绍信。

计生办主任说不行,对象是谁部队要发函调查。

调查?她是某某某。

真的?是她?那就不用了!计生办主任很爽快地给了我一张介绍信。不过后来没用上。

我和女图书管理员双双回到了家乡。但我没有以女婿的身

份在副县长家留下来。尽管副县长和他的肥胖的夫人很快就要做我儿子的外公外婆了，但他们还是坚决反对我成为他们家里的一员。

后来，我才知道，这跟我的父亲有关。

副县长兼着县里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刚主持处理了父亲与他情人也就是鸣凤的事。父亲作为党员、村长，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受处分是必然的事；开除党籍，村长撤职，父亲也够惨的了。

有些幸灾乐祸，也有些替母亲高兴，这样父亲就会老老实实回到家里，老老实实回到母亲身边。但结果父亲并没有回来。他有些怨恨母亲，是母亲坚韧不拔地一次次去找县纪委，才让父亲落了这么一个结局。

尽管女图书管理员以死相逼她的父母，但我终没能成为副县长家的姑爷。我一下子变得与这个曾经异常亲切的县城一点关系也没有，只好老老实实回自己的乡间去，回到父亲主宰着的乡间去。女图书管理员也要跟我去，我没让。

那孩子咋办？女图书管理员很认真地说，手有意识地抚着微凸的腹部。

我只能默默地看着她，任一丝悲哀掠过心间，我背过身去。

宁愿他没有父亲，我也要把他生下来。女管理员有些发狠。我心里酸酸的，走过去把她拥在怀里。在她仰脸看我的刹那，我在心里问自己：父亲是否也这样拥抱过鸣凤？到现在我都奇怪，我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念头产生。

我为我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落下两颗清泪。泪水冰凉地滴在女管理员的脸上。

怎么啦？她一定以为我是在为我们的事而悲伤，而我却是为他人而流泪。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不是一个好人了。

我是在正午将近的时候进入我的村庄的。母亲很惊讶，母亲

也没有说。这是不是我们母与子的一种心照不宣？

晚间，居然停电。母亲就取出珍藏了多年的红蜡烛点上。就我们母子两人，对影而坐。跃动的火苗里，我蓦然又看见了许多年前母亲每天凌晨为我掌烛送我去上学的情形。我起身走过去，抱住了母亲。

母亲在那一瞬间放声大哭。恸哭的情状，恍如我是父亲她是女儿一般。

嘭嘭！有人敲门。

母亲去开门，在将门打开的瞬间，又迅速将门关上了。

潘某某，管好你家的骚狗！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粗俗的骂声。还夹杂着一些嘈杂声。潘某某是我母亲的名字。母亲有些无助地看着我，那目光告诉我，好像是她犯下了什么大错似的。

我愤怒却是沉稳地去开门。我愤怒是因为有人这样对待我的母亲，我沉稳，是因为我们才是这家的主人，谁敢如此狂妄地上门寻衅。几束手电光在我的眼前晃闪，我根本看不清我对面的是些什么人。但几秒钟后，我很快适应了，在手电光的晃动之中，我发现了父亲赤裸着身子仅有一条花短裤在身上，且被很粗硬的绳子绑着。

这就是我的父亲吗？我有些惊悚！尽管对于父亲我有些心理准备，但如此面对毕竟太突然了，甚至有些残酷。我走过去脱下军装替父亲披上，父亲的身体已经很冰凉。父亲背后的人，也许是蓦然见到了我，便静下来。直觉告诉我，他们之中肯定有小黑。

小黑，你不要太过分。他是一位军人的父亲！我把父亲挽进了屋。有什么事你明天找我来谈。我想，我一定是一脸的威严，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手电光无声无息地晃远了。

我让母亲去替父亲找些衣服。母亲却一动也没动。

我去。